

“我住院了,你不要来看我啊!”
“妈,你怎么不好呀?不是刚出院不久吗?”
“我量血压有些高,就问医生能不能住院治疗,医生说正好有病床,我就住进来了,我也想再全面检查一下。你不要来啊!你忙你的!”
同事放下电话,对母亲的“此地无银”有些哭笑不得。明明要人来看,还说不去。不去,干嘛打电话。人老了,或许就是小孩子,嘴上说着“不”,心里却急切地盼着。

一位朋友曾说起她八十多岁的父亲,想她就会打电话,但又怕打扰她,于是响一两声就又挂掉了。有时朋友的手机铃声都还没有来得及响,但是父亲的来电却清楚地显示在手机上。偶尔半夜三更也会有父亲的电话,有时响一下,有时没响。当朋友回拨过去的时候,父亲每次总说拨错了。朋友就知道,是父亲想她了,该去看父亲了。
朋友说她父亲话不多,每次看父亲的时候,父亲也不太跟她聊天,但是看到孩子,就特别高兴。看到她 and 以前一样,没胖没瘦,状态不错,父亲就放心了。

或许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,想见孩子,又怕打扰孩子,于是便如孩子般,天真地掩饰着自己的真实想法,却笨拙地将想念表现得一览无余。

网上流行一个有些令人泪目的段子,说幼儿园和敬老院最大的不同是:幼儿园的大门外是爸爸妈妈往里看,敬老院的大门里是爸爸妈妈往外看;但幼儿园和敬老院相同的是:都是爸爸妈妈在看自己的孩子。

听母亲说,我小时候最是念家,不爱上幼儿园,父亲一把我放到幼儿园的大门口,我就开始撕心裂肺地哭,每每这个时候,在幼儿园门外向里张望的父亲就会不忍心,又把我从幼儿园阿姨手中接回来,这才让哭得要断气的我活过来。然后整个幼儿园阶段,我就没有正式上过几天学,经常被生病在家休养的父亲带着,花上几分钱坐上公交车,从起点到终点来回看风景。

虽然父亲带我比较多,但我最怕的也是父亲。倘若在学校犯了错,上课贪玩,考试没考好,要请家长,我总是会悄悄告诉母亲,瞒住父亲。父亲深沉的形象总是会比母亲有更多的威慑力。

而现在的父亲,有时清楚,有时糊涂。比如会在手机上重复买回许多刚买过的东西,抑或家里已有和用不着的一些东西。这时母亲就会责怪他,严重时会和我说。母亲的责备父亲还没多大反应,但是一听母亲向我说他不是时,就特别急,就像我小时候犯了错误,怕大人知道一样,开始和母亲较真。那一刻,我发现父亲真的老了,同时在另一个层面又变小了。

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父亲今年刚过完七十六岁生日,病痛让他的活动范围开始越来越小,从不再出门到只能在房间和厕所走动,再到不能下床,他所有的生活都开始需要人来照料,就像一个十足的孩子,一个吃喝拉撒都需要关照的很小很小的孩子,就像我们长大前,小时候的样子。

写完这篇文章,很费力,因为我要一会儿照料下父亲,一会儿敲敲字,然后再一会儿做做家务,关照下正在学习的儿子,再回来敲敲字,思路往往被打断。但这个过程,我却很珍惜,也很满足,因为我们都在一起,老的老,小的,因为我们还在一起,老小,老小……

荔枝窝位于香港新界东北部,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村落。自明代起,先民便在此地开垦耕作,村内保存了大量传统的客家建筑和宗祠。近年来,荔枝窝成为市民和游客体验乡村风情的热门去处。

一月底,我参加了《荔枝窝志》(2026年2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)作者郑敏华组织的新书发布会暨文化赏读活动,主题是制作客家猪肉钵。早年,客家人迁徙到岭南等地,生活条件艰苦,注重节约粮食。猪肉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家常美食。根据这本书所记,已婚客家妇女在农历新年会带猪肉钵回娘家,表示孝心。年糕要提前做,而猪肉钵更要提前蒸好。年三十之前几天,客家妇女就要做好猪肉钵。当时没有冰箱/雪柜,所以做

回老家看表兄,说起九十出头的舅妈,每天都会去村里走走,还让晚辈送到集镇农贸市场,就为与老邻居、老相识说说话。与人说话,是舅妈生活的烟火。烟火在,人就暖。这让表兄与我颇为感慨。

交谈这种精神活动在现今的日常里,似乎变得有点难得起来了。人之交,需要面之交、眼之交、言之交,然后才可能有心之交。互联网时代,与人交流似乎更多更便捷;但仔细想想,是不是好久没有像样的交谈了?不少人追剧,爱听剧中人的交谈。一番言来语往,爱恨情仇就都在了,观念、道理、情感也都具象可感。交谈可以多么丰富而美好!换个角度说,社会的运行、人生的故事……皆完成在必要的交谈之中。就如舅妈喜欢的老有所“交”、老有所“谈”……我们还是要为随时进入交谈备好足够空间、时间和态度、情绪。

觉得生活里交谈很是稀缺或者比较稀缺的时候,请不要怪罪、迁怒于外部世界。看看,都已经坐在对面了,还一起玩手机、各自刷视频,能说什么呢?

节日里,几位从敬业中学毕业四十五年的老同学,相约在老西门重聚。一见面,还是当年的语气:“依乘8号线来的哦?我是乘11路来的!”

所谓“乘11路”,其实就是走路。这是上海人的幽默——两条腿并拢,从正面看像“11”,于是走路便成了一条看不见站牌、却人人都熟门熟路的“公交”线路。没有铃声,没有售票员,只有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的节奏。

那时的我,确实与“11路电车”结下不解之缘。上学靠走,买书靠走,去图书馆也靠走。从方斜路到文庙路,中华路到福州路,一路穿过数不清的小弄堂,脚步踩在马路,像敲着少年成长的节拍器。哪家小店卖生煎,哪条弄堂拐进去能抄近道,哪个墙角有小花猫晒太阳——我都了然于心。

除了走,跑步也是少年时代最自然的远行操练。常常和小伙伴相约,天不亮就去晨跑,沿着11路公交车的环城马路,从老西门出发,沿人民路、中华路绕一圈再回到老西门,正好5公里的路程。虽然从未在学校的环城跑步比赛中拿过名次,但后

来我才知道,真正抵达终点,并不只在分秒之间。

有时,为了赶时间,我也真的会乘坐11路电车。当时母亲常有宁波老家的亲戚来访,宁波轮船停靠在十六铺码头。父亲和我会乘11路电车去迎接,从老西门到小东门,正好半个圈。往往人还在电车上,就听到远处轮船的汽笛声——宁波轮船到了。

多年后,我读到刁克利教授的一句话:“古时诗人多远游,现代作家多离乡。”这句话像风,从书页间掠过,却在心里回荡。古人远游写山河,今人离乡写故乡。

其实,奔向远方不仅靠两条腿,还有一双翅膀。后来我离开老西门,坐上飞机去了太平洋的另一端。可奇怪的是,日子越久,越是怀念的,还是那条环城的11路。

在异乡的城市里,我

来我才知道,真正抵达终点,并不只在分秒之间。

有时,为了赶时间,我也真的会乘坐11路电车。当时母亲常有宁波老家的亲戚来访,宁波轮船停靠在十六铺码头。父亲和我会乘11路电车去迎接,从老西门到小东门,正好半个圈。往往人还在电车上,就听到远处轮船的汽笛声——宁波轮船到了。

交谈亦烟火

严国庆

乘「十一路」

半张

梅与橘

汪洁

美食

我喜欢绘画,更喜欢画马。一次同事吴曙到我家来,见书房案板上有文房四宝,说:“你也爱画马?我来画一匹。”只见他铺开宣纸,持笔画了起来,寥寥几笔,马跃纸上。我知道吴曙画马名气不小,他曾画了万马奔腾的百米长卷庆祝建党百年呢。

当他知道我当兵时的曲元敬团长属马,就接着又画了一匹马赠送团长以表敬意。我将“马”寄出,团长收到很高兴,写回信给我,还寄来一本書表示谢意。后来知道团长也十分喜欢画马,家里挂着自己画的马。想不到我们仁,因马结缘,成了知音。

曲团长17岁当炮兵,年轻行军好瞌睡,班长陈立帮见他走得跌跌撞撞,怕他撞上大炮这铁家伙,要他拉着马尾巴行军。他先后参加了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;在上海市湾营房驻守了三年,又奔赴抗美援朝战场,真是戎马一生,对战马有特别的感情。

我接触马、喜欢马也是在部队形成的。我的邻居徐志朝战友与我同年当兵,有一天,我在莱阳城,碰巧遇见他赶着马车上街买菜。当时白马受惊,马蹄

乱蹬,马车翘得老高。小徐紧拉缰绳,急跑几步,吆喝着口令稳住了白马。小徐告诉我:“这匹马在朝鲜战场立过军功,还拍过电影,是明星马呢。”打这以后,我去军部看小徐时,还喜欢顺道去看看英雄的马。

心中有马,笔下画马。我的马画也受到战友们的喜欢,而且,来要马的女兵很多,亲切地叫一声:“董大哥,给我也画一匹马好不啦。”我真不好意思拒绝。战友中,夫妻两人都属马有好几对,都要“双马”。比如阿惠。他在军卫生队时,军长要打点滴,军长威严,女兵不敢上,阿惠上去就对军长说:“我打针时要先打你的手,可以吗?”军长说:“小鬼,不用怕,平时怎么打,就怎么打。”说着,伸出历经枪林弹雨的右手。阿惠在军长手背上啪啪地打了三下,一针成功。军长对上海新兵很熟,知道阿惠属马,笑着说:“这是马到成功!”一个星期以后,阿惠提干,军装两口袋变成四口袋。我为阿惠画的“情侣马”特别用心,因为他为上海兵争过光。

新的马年又来到,我依旧在画马——骑在“马”上难下鞍,战友情谊难舍啊!

来我才知道,真正抵达终点,并不只在分秒之间。

有时,为了赶时间,我也真的会乘坐11路电车。当时母亲常有宁波老家的亲戚来访,宁波轮船停靠在十六铺码头。父亲和我会乘11路电车去迎接,从老西门到小东门,正好半个圈。往往人还在电车上,就听到远处轮船的汽笛声——宁波轮船到了。

多年后,我读到刁克利教授的一句话:“古时诗人多远游,现代作家多离乡。”这句话像风,从书页间掠过,却在心里回荡。古人远游写山河,今人离乡写故乡。

其实,奔向远方不仅靠两条腿,还有一双翅膀。后来我离开老西门,坐上飞机去了太平洋的另一端。可奇怪的是,日子越久,越是怀念的,还是那条环城的11路。

在异乡的城市里,我

来我才知道,真正抵达终点,并不只在分秒之间。

有时,为了赶时间,我也真的会乘坐11路电车。当时母亲常有宁波老家的亲戚来访,宁波轮船停靠在十六铺码头。父亲和我会乘11路电车去迎接,从老西门到小东门,正好半个圈。往往人还在电车上,就听到远处轮船的汽笛声——宁波轮船到了。

多年后,我读到刁克利教授的一句话:“古时诗人多远游,现代作家多离乡。”这句话像风,从书页间掠过,却在心里回荡。古人远游写山河,今人离乡写故乡。

其实,奔向远方不仅靠两条腿,还有一双翅膀。后来我离开老西门,坐上飞机去了太平洋的另一端。可奇怪的是,日子越久,越是怀念的,还是那条环城的11路。

在异乡的城市里,我

来我才知道,真正抵达终点,并不只在分秒之间。

有时,为了赶时间,我也真的会乘坐11路电车。当时母亲常有宁波老家的亲戚来访,宁波轮船停靠在十六铺码头。父亲和我会乘11路电车去迎接,从老西门到小东门,正好半个圈。往往人还在电车上,就听到远处轮船的汽笛声——宁波轮船到了。

多年后,我读到刁克利教授的一句话:“古时诗人多远游,现代作家多离乡。”这句话像风,从书页间掠过,却在心里回荡。古人远游写山河,今人离乡写故乡。



铁步扭春 王成喜 作

七夕会

猪肉钵的时候多放点盐,每天蒸,就不会坏掉。蒸到年初三,初四回娘家时就能带上猪肉钵和年糕。除了要保证食物不变质之外,重要的是口感,因为蒸多几次,肉才会“脍”——这个“脍”字,在普通话里和“任性”的“任”同音,在粤语中念“num”,在古代汉语中是煮熟的意思,“脍肆燂脍祭,岂知神之所脍也”。

在沙头角出生、荔枝窝长大、曾在英国工作又回流荔枝窝子承父业担任村长职责的曾伟业,亲自带着我们制作猪肉钵。看着这个身材高大、嗓门洪亮的粗犷汉子,我心生疑惑,直接问他:“你真的会做菜?你做的这个猪肉钵味道是怎样的啊?”他豪爽大笑,高声回答:“当然会做菜!做出来是妈妈的味道!”

中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冷雨,但一群团友嘻嘻哈哈在柴火灶边上切肉生火,就好像荔枝窝牌坊上写的两个大字:“暖窝”——有一种窝心的温暖。村长首先示范切肉:大概有成人手肘长的五花有皮上肉,一条平摊在砧板上。用锋利菜刀把猪肉切块,留下完整的猪皮——讨个“切肉不连皮”,骨肉不分离的喜悦,寓意外嫁女总是和娘家心意相连。切好的肉盘放在紫砂扁钵里,煞是好看。我们一边笑说这是“砌人生猪肉”(粤语中的俗语,意思是嫁祸别人),一边跟着村长指示用不同的香料层层调味。小茴香粉,陈皮切碎,豆豉磨粒,粗盐抹上,然后放进层锅,大火猛蒸三小时。午饭之后分享了农夫作家、艺术家叶晓文用自己种的鲜花制作的隐山鲜花芝士蛋糕,参观风水林、故事馆、下菜田,再回到蒸锅旁。锅盖打开,异香扑鼻,白茫茫雾气里一钵钵油汪发亮的五花肉似乎在向们招手说:来尝尝!但村长再三提醒,带回家多蒸几次才更加好吃啊!于是我们八仙过海,各自打包,带着喜悦和期待回家。

一路担心汁水满溢,好不容易回到家里,再用大火把猪肉钵蒸熟。青春期挑剔反叛的少年狐疑地看着这个紫砂钵,夹了一块肉进口,眼睛马上睁大,一口接一口,迅速吃掉了整整半钵。第二天又蒸了一次,还蒸了沙头角买的茉莉香米,剩下半钵猪肉捞饭也被少年一口气全部吃掉。里面的汁水我留了下来,第三天晚上,炒了油麦菜。荔枝窝猪肉钵果然是可以吃三顿的,妈妈的味道!

妈妈的味道

黄峪

乘槎浮海

徐华泉

《孕海》:白天是白色的/黑夜是黑色的/为了另一种颜色/我要,孕海,蓝色的//田埂上有着牛群/沼泽地里蚊声轰然如雷/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天气/整个草原都听见了我孕着的沉//风终于来了/海终于生了。

以上,是我根据2025年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的作品,改动一下写就。我想,它所形成的意象,与我对北海的直观印象,是合拍的。

诗者,文也,文通纹,丝品之花纹,美也。其质,柔也,煦也,妙也。

乘槎浮海是个浪漫的神话,乘槎抵月和女媧补天,是共生于天人合璧的境界,对于《孕海》,其义理相洽。

神性给人性在文学层面浩瀚无际的幸福感应。诗和音乐终于比肩于大海和高山,春风与秋月。

为避寒我趋于北海。阳台远望是蓝色的北冰洋,有白色的游轮和温和的汽笛,游轮启动地向蓝白相间的地平线,那是美丽的。虽然有风浪,但终于有一个神往的去处,令人神怡。哪怕是麦哲伦殉难于菲律宾的麦克坦岛,之前他的心里至少充满探索瀚海与星辰神奇的念想,并不只在征服。

这些神奇念想是生命的存在基因和幸福之源,有人乘槎浮海畏于地平线下的深渊,有人乘槎浮海则冲击地平线外。当然平凡与高光、安然与透视迥然不同,后者把世界绘制得如蝶梦庄生,风流慷慨。

人类乘槎浮海,突破藩篱,寻觅更大的自由和自在;或追梦星空,为人类获取星际桃源,而不是变更宇宙的韵律。低维度的人根本没有可能,只能是人类基于神话的创世纪。

也许神话本来就是宇宙中的一种生存状态,45亿年前就沉浮于宇宙人的DNA发育于地球。来源于星际的人类,原本需要神话的补救,只是成果的时候未到。然而,人类的鲜衣怒马成果至AI的鲜衣怒马,恍然轮回矣!是与不是皆非,争与不争皆寂。此乃:虫洞腾万马,海阔轻一槎,星海浮白鹤,大千颂莲花。